

□牛国栋

古渡变迁,兴盛源流

泺口作为古地名,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八《济水》载:“济水又东北,泺水入焉。(泺)水出历城县故城(后为济南府城)西南,(趵突)泉源上奋,水涌若轮……泺水又北流,注于济,谓之泺口也。”

唐以后,济水上游在东平以西淤塞,东平以东且逐渐北移的济水下游改称清河,济水从此消失。泺口遂成为清河畔的重镇。宋金时期,伪齐的刘豫在华不注山脚下建筑下泺堰,导泺水入济水故道,形成小清河,泺口遂成为大、小清河的重要码头。

泺口作为行政建制始于金代,史称“上泺口镇”,属历城县六镇之一。元代时,泺口镇作为官盐集散地,繁忙的景象和商业氛围远胜过当时的济南西关。明崇祯七年间刊行的济南历城人刘敷编纂的《历乘》载:“雒(泺与洛及雒字,三者为通假关系)镇,城西北二十里,商人贸易之处,胶莱分司驻焉。鹊山高峙,大清东流,楼船往来,亭阁飞甍,诚一巨镇。”由此可窥见明代泺口之繁华景象。有专家考证,胶莱分司署衙一直不在泺口,一段时间在济南府城内,后迁至外地。而泺口设有胶莱分司所属的批验所。(赵虎、杜聪聪等编著《泺口古镇研究》)

至清代,泺口依然兴旺。清同治三年(1864),泺口设立厘金局。清光绪九年(1883),增设泺口斗捐局和船捐局。各种货栈、客栈、酒楼林立,许多江湖艺人也多在泺口卖艺。清嘉庆、道光年间,济南人华广生编纂的明清时调集《白雪遗音》中的马(码)头调,很多出自泺口船家卖艺人之口。

历史上有记载的黄河改道达二十六次之多,其中,大的迁徙有七次。北宋熙宁十年(1077),黄河一度夺清河东阿至齐州(济南)历城河段,在历城东北脱离济水故道,东北流经利津入海,泺口一度成了黄河之滨要塞。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河南铜瓦厢(今属兰考)决口,并脱离江苏淮河段而夺大清河道由山东入海,清河从此消失。泺口再一次成为黄河下游最重要的货物集散码头。

黄河改道三十多年后,被任命为黄河下游提调的刘鹗来济南履新,对黄河数度进行考察。他在《老残游记》第四回中说道:“出济南府西门,北行十八里,有个镇市,名叫雒口。当初黄河未并大清河的时候,凡城里的七十二泉泉水,皆从此地入河……老残到了雒口,雇了一只小船,讲明逆流(西行)送到曹州府属董家口下船,先付了两吊钱,船家买点柴米。却好本日是东南风,挂起帆来,呼呼地去了。”

泺口作为古渡口,是济南城北连接外部的桥头堡。泺口南岸码头称为“上关道口”,是官渡码头,常常是数百条货船聚集在河道之中,等待船只靠岸,再到码头上卸货,颇费周折。其东面三四百米的地方还有一个民渡码头,叫“下关道口”,主要是由一些小船运送过往市民和物品等。而黄河北岸与其相对的码头位置不是非常固定,有时根据水流的情况,船被冲到北岸后,在哪里停下便在哪里靠岸,被称为漂浮码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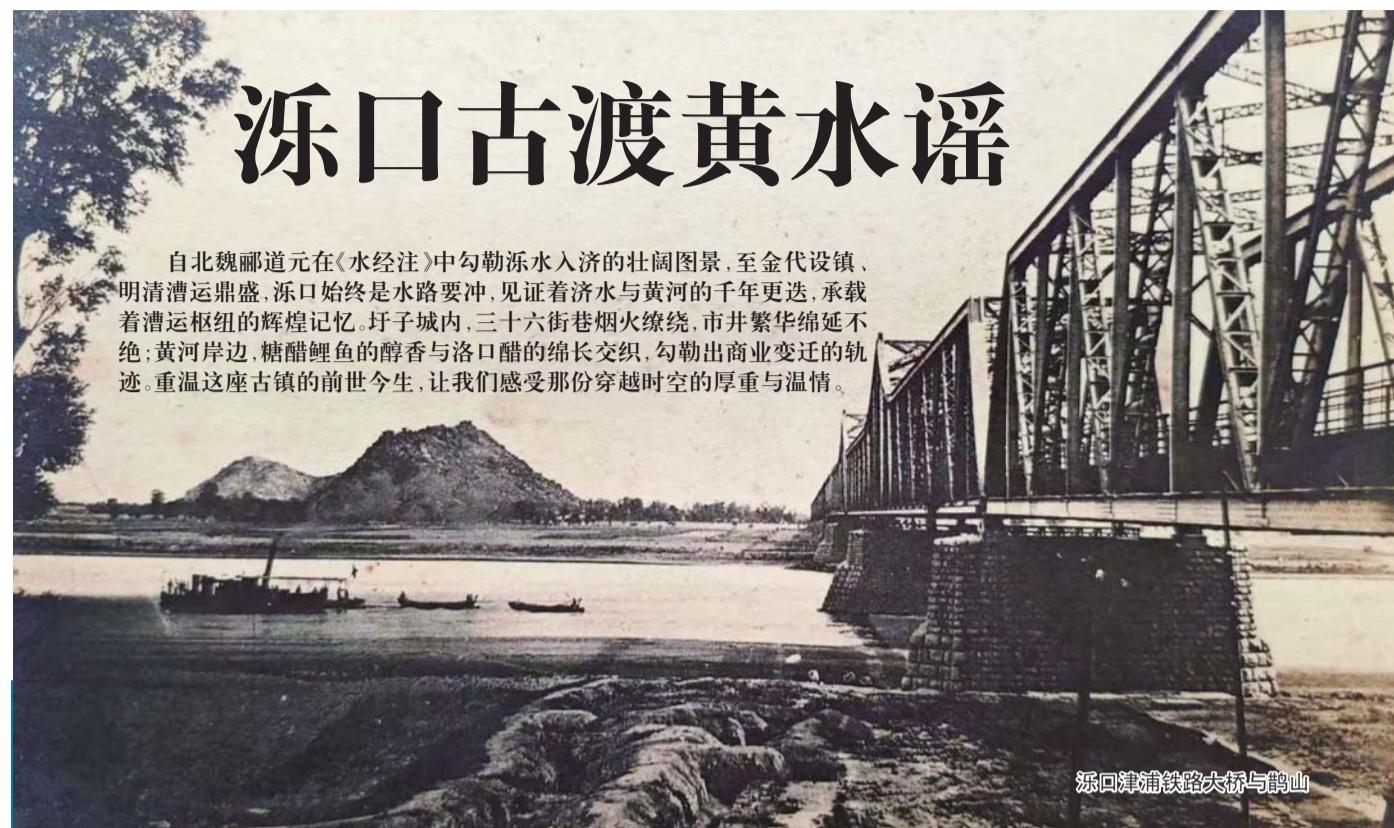
人们往来于黄河两岸,则多是用“大摆渡”,即一种长三十余米、宽近二十米的大木船,专门用来运送车辆、牲畜、粮食、棉花包等大宗物品。当时一艘“大摆渡”甚至能一次运载好几辆汽车。“大摆渡”全靠人力,一条船少说也得需要三四十个船工。

泺子城内,市井烟火

面临“地上悬河”的泺口镇,有着完备的城防系统。镇上的泺子城和泺子河,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城墙有东、南、西三面,外墙石砌,内里以夯土填充,东西广三里,南北长近二里,墙高六米,墙基厚六米,有的地段厚达八米,墙顶宽两米,顶部能通行地排车。泺子城北面借势清河(后为

泺口古渡黄水谣

自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勾勒泺水入济的壮阔图景,至金代设镇、明清漕运鼎盛,泺口始终是水路要冲,见证着济水与黄河的千年更迭,承载着漕运枢纽的辉煌记忆。泺子城内,三十六街巷烟火缭绕,市井繁华绵延不绝;黄河岸边,糖醋鲤鱼的醇香与洛口醋的绵长交织,勾勒出商业变迁的轨迹。重温这座古镇的前世今生,让我们感受那份穿越时空的厚重与温情。



泺口津浦铁路大桥与鹊山



▲晚清时的泺口码头,北望鹊山。



▲上世纪40年代泺口码头接运货物的场景。



▲1929年的泺口镇。

黄河)大坝,形成天然城池。因此当地人有句歇后语:“泺口的泺子——没那一面子。”

泺子城设东南门、西南门、西门和大坝门,城门上建有城楼,东南门城楼也称魁星楼,里面塑有魁星点状元的神像,供求学者奉祀。城内房舍整齐,街道平夷,纵横交错,有“三十六街、十二巷子”之说。镇上人口最多时有四千余户、一万五千余人。

四方货物云集镇上,需要在码头附近进行交易,按旧历交易日形成二七集、三八集、四九集(因该集市在兴隆寺前,也称大寺集)和柴火市等集市。每至集日,济南城里、河北(当地人指黄河北岸)的百姓不约而至,人如泉涌,川流不息。牲口、木料、布匹和水产买卖最为火爆,变戏法、拉洋片、说书、耍猴、算卦的也都来凑热闹。如今集市早已不见踪影,集日化作街名得以流传。

泺口镇多庙宇,有兴隆寺、火神庙、风神庙、土地庙、关帝庙、王母殿、药王庙、九神堂、三元宫等。黄河对岸鹊山脚下有村

镇,当地人称为北泺口。

清顺治初年,秦、关、范三姓盐商取得泺口盐业行商特权,并成为结拜弟兄,建三义阁和三义庙,因此这里便有了三义街和义和巷的街名。而这秦姓,相传为秦琼的后裔,秦家在济南府城西门还设有镖局。至民国年间,三义街上还保留有秦家的碑碣和旗台。

清乾隆年间,泺口镇上有了私家园林,即广平府(今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知府刘叔枚在镇北路中的亦园和工部员外郎李士琛位于泉子街上的基园,均由土木名匠陈雨人监造。陈氏长于绘画,两个园子无不叠山引水,亭台楼阁,奇花异木,诗画意境。

清代著名学者、藏书家周永年的老师申士秀的故居离泉子街不远,因申士秀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了进士,他居住的街巷被后人称为进士街。进士街北面的街道,在清道光年间出了杨恕棋、张明朝这两位文、武举人,故称魁盛街。清代诗人王莘也曾在此设帐教书,并留下了“挑菜小清河上去,看山扁鹊墓前行”(《癸酉泺口斋居》)的佳句。再后来,盐运使李梅宾在此建泺口义学,成为济南最早的公立学校之一。济南画坛“关黑碑岳”四大家之一的关友声也出生在泺口一个盐商大户之家。

河工浮沉,味道记忆

泺口工商业发达。至民国时期,泺口商号大、小共一百余家,涉及杂货、棉纱、面粉、煤炭、制铁、木作等各个门类,其中的制铁业主要是铸造或维修船只所用铁锚、铁链和大铁钉及船载工具。而木作的兴盛也与船舶建造及修理有关。自黄河上游顺流而下的一些体量不大的木船,用它运完货物后不再让其返航,而在泺口就地拆解。俗话说“破船还有三千钉”,将船当作木材卖掉,拆下的铁钉子回炉,一举两得。

镇上有新诚东、华东等二十余家客栈,被冠以“清水池塘”美名的大澡堂砖瓦到顶,好不气派。而纪镇园、松竹楼和四季春等三十多家饭庄,以糖醋黄河鲤鱼、清汤鲫鱼、瓦块鱼等形成“泺口风味”,与“历下风味”一道,支撑起济南菜系的门面。

上世纪30年代,纪镇园大厨郑祥拿手的糖醋黄河鲤鱼,造型独特,酸甜适口,与济南城里馆子做的味道不同。草包包子创始人张文汉曾是纪镇园的伙计,去城里普利门创出了自己的小吃品牌。上世纪40年代,西关江家池畔挂起汇泉楼饭庄的招牌,聘请泺口名厨彭柯掌勺,糖醋鲤鱼遂成为该店招牌菜。而杨家所开的德和顺食品店和洪顺点心铺则依靠香甜可口的桂花枣果闻名全市,成为济南著名小吃。

做糖醋鲤鱼自然离不开醋。镇上分布着信诚、富聚、裕兴、新城、袁鸿泰、汇源等十九家酿造作坊,所产食醋及酱菜行销全国各地。人们把这一带生产的食醋统一命名为“洛口醋”。“洛口醋”主料是高粱和黄米,发酵后经过三伏天阳光暴晒,故有“三伏老醋”之称,其汤色浑黄,酸中微甜,香味浓郁。1915年,信诚号所产“洛口醋”获得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泛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挑担子叫卖“洛口醋”,曾为济南一景。

1904年胶济铁路全线贯通后,为使新兴铁路与小清河航运相连接,1905年1月,山东省农工商务局委托德资山东铁道公司承建黄台至小清河南岸的黄台桥支线,也称铁道岔路,全长4.421公里,同年建成通车。1906年,山东运署投资建设黄台板桥至泺口码头的轻便铁路,时称清泺小铁路,为盐仓运输提供便利。

清朝政府与德国签订《津浦铁路借款草合同》后,选址在泺口建造横跨黄河的铁路大桥。大桥于1909年7月开工,1912年11月16日建成,当月29日津浦铁路全线贯通,结束了该铁路以黄河为界分为南北两段的历史。

1913年1月,清泺小铁路改建为西起津浦铁路泺口站、东经小清河黄台板桥,再与胶济铁路黄台桥支线接轨的泺(口)黄(台)支线,全长7.8公里,最终使津浦铁路与胶济铁路无需经转济南站而实现对接,同时将黄河、小清河与两大铁路干线紧密捆绑,使济南形成鲁中西部铁路、公路、水路三位一体的交通网络,泺口遂成为区域交通枢纽。

1938年,河南花园口黄河大堤人为决口,黄河再次改道,黄河断流长达8年,航运自然停止。加之胶济、津浦两大铁路通车几十年,泺口商贸运输业遂逐渐凋敝,船工、搬运工也都转移到附近的小清河码头找活,泺口古镇逐渐衰落。

1948年,黄河回归故道后,伴随着航运复兴,泺口码头曾再度兴盛一时,人们还在泺口渡口搭设浮桥,黄河两岸的水陆交往快捷了许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支援胜利油田建设,大量货船满载沙石沿黄河顺流而下运往东营。上世纪80年代之后,黄河航运的历史使命基本终结。

人口逐渐减少的泺口镇后被纳入北园镇管辖,当地人便将此地统称为泺口街。如今这里尚保留着一些旧时街巷格局和老地名,房舍已面目全非。二七集街9号院保留着原有的高大门楼、砖雕和东西两个跨院的基本布局,据说曾是马姓盐商的宅院。

(作者为山东省文化旅游联谊会副会长、文化旅游学者)